

为什么那么多爱国文人被明杀暗杀，而鲁迅先生却能一直工作到「他休息了」？

上面的回答也提到了，迅哥儿是个马甲达人，一生有将近二百个笔名，使用频率大概是月抛。我们先来扒下他的马甲好了。

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因为读音与「雨伞」相近而常被同班的小朋友们嘲笑。



说到快意恩仇，想必你也听说过迅哥儿舌战群儒的故事。

鲁迅名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名言之二：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还有他人转述的名言之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



你瞅我，我就骂你。你骂我我就揍你。你敢还手？要你小命。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猛人。你也不要觉得他一介书生，只是过过嘴瘾。鲁迅留日的时候曾经师从人称现代柔道之父的嘉纳治五郎学习柔道，过肩摔的实力想必是有的。



战斗中的嘉纳治五郎照片

总之迅哥儿不怕得罪人——他一生树敌颇多，有名有姓的少说得有二十个，还有苏雪林女士这种用一生怒骂鲁迅的另类斗士。这些人大多都被鲁迅有理有据有节地公开叱责过，而且几乎占不到上风。学者孙郁将攻击鲁迅的文章收集起来（还不算那些专门批评他的书籍），发现体量居然有一本书，干脆出版了《被褻读的鲁迅》。

放在今天，鲁迅可能是那种会逐条回复喷子，找出其逻辑谬误并加以冷嘲的人。

按说这种耿直又会拉仇恨的角色活不到大结局啊。

他能寿终正寝，有几种可能：

1. 活得太短了。
2. 鲁迅在教育部当过官员，曾是体制内成员。
3. 名气太大了，暗杀他反而会起反效果。
4. 运气好，跑得快，会自保。
5. 交友广泛。

由于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被民国政府的《革命日报》攻击「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还喜提「堕落文人」的称号。



因为迅哥儿名声在外，平常杀人不手软的国民政府一方面监视他，通缉他，一方面试图拉拢他。

而且鲁迅对自己的定位很准确，他是个文学家和译者，一生仅致力于一件事——改造国民性。革命者有很多种类，迅哥儿属于意识形态的构建者，而不是冲在第一线的革命者。换句话说，他过得挺低调的，事事小心，不太作死。

比如袁世凯复辟时期，特务横行。鲁迅在《〈杀错了人〉异议》中写道：**「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布满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热情地分享了兄长的养生之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要远祸全身也就委实不容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叫军警执法处的那一伙特务相信你**你不关心政治，你对于他们的活动是无害的。**鲁迅拿许多时间去抄录古碑，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

有点明朝洪武时期那个官员们为了保住小命纷纷卸甲归田采菊东篱的意思了。

当时的学者和名流们为了证明自己不会惹事，有的整日打牌，有的去嫖娼。鲁迅决定收藏古董，但又买不起贵的，只好买点纸片，收集拓本。

但鲁迅又不是一味地明哲保身。

1930 年前后，鲁迅接受了新思潮，参与了左翼的自由运动大同盟，算是公开批判当局，然后被通缉了。

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鲁迅：「你认为在中国阿 Q 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

鲁迅说：「**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呢。**」——指的正是民国政府。

30 年代这段时期，鲁迅住在上海的日本租界之内，民国政府鞭长莫及。

不过民国政府对于鲁迅的通缉令更像是警告，而非最后通牒。

国民政府内部有很多派系，其中也不乏对鲁迅很欣赏的，或是对鲁迅有同乡之情的江浙人和绍兴人。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写过，蒋介石曾有意与鲁迅会面，不过被婉拒了。鲁迅过世的时候，蒋介石还送去了丧仪费用。

写过《鲁迅评传》的曹聚仁对鲁迅的一生工作评价道：「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车里作战的，他是先要把自己保护起来，再用猛烈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毕竟他是绍兴师爷的天地里出来，每下一着棋，都有其谋略的。」

我想曹聚仁的话较为恰当地回答了问题。

在为躲避迫害而闭门抄碑的时候，鲁迅写道：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

虽然这么说，鲁迅一生都在做那个大声喊叫的信使。

答案回答完毕，现在我想对比一下鲁迅和他二弟周作人截然不同的结局。

这哥俩儿从一个起点开始，却度过了大相径庭的人生。

把他俩搁在一块对比，其实是想说，排除种种客观原因，善终或不善终，夭折或是长寿，在乱世的裹挟中人其实很难把控自己的命运

周作人是晚年一失足当了汉奸，不过在早年其实跟鲁迅是搭档。「周氏兄弟」这个称谓在当时是个挺火的组合名称。成员单飞之后老死不相往来，所以现在的人对组合已经没啥印象了。

其实在不留神做了汉奸之前的那些年里，周作人和鲁迅经常一起针砭时弊，以他自己的风格和方式与鲁迅并肩战斗，即「改造国民性」。

所以周作人不仅曾是鲁迅的同桌和知音，更是战友。

即使在他们绝交之后，在杨荫榆女师大风波中两人仍然遥遥联手，各自撰文抨击陈西滢，把后者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周作人当时写的檄文甚至有他哥的文风，还挺让人唏嘘的。

1926年，段祺瑞政府枪杀无辜学生，两人也快速做出了反应。

所以周作人并非一味龟缩不出，只不过他的处事哲学更出世，更悲观，也更天真。

在失足之前，周作人也算是颇有名望的「爱国文人」。

所以一个工作到休息，一个把自己玩死了，这两位都做了啥呢？

鲁迅和周作人虽然兄友弟恭地长大，读相似的书，从事相似的工作，但却长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差异如此悬殊，以至于世人经常用两种势如水火的主义去附会他们，将他们当成两种流派的代言者。

如果非要想出什么比喻的话，鲁迅像火，周作人像坚冰。鲁迅像猛兽，周作人像偏安一隅的温驯草食动物。

刚才提到，从少年时代开始鲁迅就代表家门在外周旋开路，一个人去处理棘手的问题。

可能是迅哥儿骂人太犀利，挂人次数太频繁，我们今天总把他想象成一个刚直暴躁，满身是刺的家伙。

其实鲁迅在待人接物上很有一套，不难相处，说话也很逗，对小孩特别温和。曾与鲁迅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俞芳写回忆录，说鲁迅像个大朋友。

周作人给人的感觉是温吞，谦和而有距离感，不会辐射鲁迅那样的热力。

因为鲁迅的保护，周作人在很多时候不用自己去处理人际关系，这也酿成后来的很多悲剧。

在文学和哲学上，两人也是有分歧的，只不过早年没有显露出来而已。

鲁迅对生活的触觉非常敏感，痛觉尤其敏锐。比如早年父亲去世，给他非常大的震动。再比如他在《藤野先生》中写过的，盘着辫子的中国留学生被迫看中国人被杀头，还要喝彩——这件事几乎直接导致他放弃医学。

读鲁迅的作品，也能时时感觉到那种深沉的刺痛。

那首《自题小像》是鲁迅性情较为恰当的写照：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而周作人呢，引用研究者的话，则有一种「钝化痛感」的能力，跟鲁迅正好相反。

鲁迅是时时在被触痛，周作人则永远在乱世寻找乌托邦，避免矛盾和冲突。

他们哥俩儿经历的转折实在太多了。

一开始是拖着辫子的清朝人，后来去留洋，被外国人嘲笑贫穷积弱，再后来清廷被推翻，社会风气却没啥太大改变。接下来是战乱，战乱和战乱。

在这种无止境的无序中，周作人逐渐认为，来了又去的执政者和打不完的仗不过是一场风水轮流转的游戏。他拒绝向任何一种主义靠拢，因为他对一切极端，激烈的东西都不信任。

周作人注重个性的解放，宣扬爱和真诚，而且是中国第一批女权主义者。

总之他对马克思主义那种理性思辨很抵触，对各种社会思潮也没啥兴趣。

简单粗暴地说，周作人和鲁迅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周作人常常以一种超然的，普遍的「人」的立场去写作，去追寻恒常的概念，如美，自由和崇高，而鲁迅自我认知为被压迫歧视的东方人的一员，与愚昧，迷信，像动物一样无知无觉的人为伍，爱他们，恨他们，又不能抛弃他们。

一部分周作人活在永恒的，静止的真空，要采菊东篱下。鲁迅则百分之百地活在他的时代里。

所以鲁迅一直在积极入世，结识年轻人，试着理解新的观点和哲学。

用孙郁的话来说，周作人「不和黑暗直接肉搏」，鲁迅则觉得自己可以做出一些改变。

这种分歧从他们的翻译倾向就可以看出来。

在挑选文本的时候，周作人倾向于翻译经典，而鲁迅对东欧小国和俄罗斯的文学非常感兴趣，经常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说介绍进中国。他偏爱尼采，写出《中国人气质》的传教士史密斯和荒凉到疯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觉得他所处的世界可能不再需要那种美而遥远的东西，也不需要轻飘飘的幽默。他介绍进中国的外国文学是痛苦，悲怆，孤独的，让想背过身去假装岁月静好的人如芒刺在背。

他认为，那个时候的中国需要沉重的，有力量感的东西。

就像他自己讲的那个寓言似的：

一个人生了孩子，抱出来给客人看。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

在大家都想舒舒服服待着的时候大敲警钟，预告凛冬将至，是会招人恨的。

比如郭沫若老先生，恨鲁迅到牙齿痒痒。

他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 」

迅哥儿：这辈子都没想到自己还能当上封建余孽和法西斯分子，我谢谢您了。



不光一般学者讨厌他，连自己人都不待见他。

创造社的左倾青年们站出来跟他划清界限，说他的文章和翻译都不够阳光向上，况且阿 Q 的年代早就过去了，要把他像长了毛的陈年垃圾一样扔出去。

阿 Q 真的过时了吗？

总之，鲁迅就像心直口快版本的普罗米修斯，把火种献出来，自己立在高加索山上被鸟啄食内脏。

他批判孔孟儒学，封建礼教，但是比周作人更犀利，一针见血，贴合中国的实际。

鲁迅永远拧巴，永远警惕，永远不满，永远在诘难。这是一种带有殉道精神的自虐行为。

有一阵子，周作人崇尚与乌托邦集体生活非常接近的新村主义，但是鲁迅的反响却很冷淡，因为他知道这种狂想在现代中

国无法实现。

不过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之处，如果不是这一点，恐怕也无法融洽地同居那么多年。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天真赤诚的人。

鲁迅的天真在于真诚，西西弗斯式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也明白，自己抨击的那些东西，旧礼教，孔孟儒学，性别分化和压迫，可能永远也不会消失。但饶是这样也不能不开口。

周作人的天真在于，他居然认为乱世里能放得下自己的一张书桌。

为了这种清静，他不惜把对他恩重如山的鲁迅扫地出门，并为之绝交。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跟鲁迅分手之后，周作人的思想急剧转向悲观和绝望，以至于更加内倾。

1936 年，鲁迅去世，享年 55 岁，到死周作人也没有跟他和解。

两个人的故事里，斯人已逝，另一个活着的也不好受。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出北平，周作人作为北大的老师却执意留下。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1. 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看管北大校产。
2. 作为那个时代的终极宅男，周作人真的不想搬家。
3. 他觉得自己会在紧急时刻成为文天祥。

如果鲁迅还活着，可能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个地步。

日军进入北平后，周作人因为是社会名流，老婆又是日本人，很快就被找上了。

然后他以极快的速度——

变节了。

他屈服的速度之快，让社会感到不可思议。许多知名学者觉得周作人应该不至于跪得这么迅速，还写文章替他辩解，说可能是消息误传。

所以人真的不要太高估自己的意志力。

周作人就是一辈子这样天真，鲁迅活着的时候帮他遮风挡雨，所以他根本不用花功夫在人情交际上，以至于不太会处理这种棘手的事。

他开始在伪政府中任职，而且一任就是一大堆，好像当汉奸当得还挺认真。

因为亲日，周作人还被暗杀过，不过子弹击中纽扣，他死里逃生了。

周作人这个人一辈子就是撕裂。

无野心，无政治抱负，想要安安静静搞学问，却总是被搅进时局的漩涡里。

想要家庭和睦，却是亲手打破三代同堂格局的人。

为人谦和，却在骂鲁迅这件事上非常锐利。

计划当英雄，却成了汉奸。

你看他当汉奸还挺认真吧，其实也曾经跟地下党接触，冒着生命危险救李大钊的家人，并赡养他们很多年。

以至于后来掀起一阵给周作人翻案的热潮，推测他是我党地下党战士，忍辱负重假装投靠日军。

倒也不必。

周作人不是什么坏人，但是要说是革命先烈可能还不至于。

在当汉奸期间，周作人写了不少支持日据的肉麻文章，也看不出是真情实感还是虚情假意。

周作人生不逢时。如果在和平时代发表自己的那些讨论个人自由和思想解放后的文章，应该会很受欢迎。在乱世里找乌托邦，只能是两手空空。

解放之后，你要说他是汉奸吧，也没有跑到日本去，而是留在北京。

前汉奸的待遇自然不怎么好。民国政府判他入狱十年，后来解放，周作人提前离开了监狱，还给周总理写信解释，说当汉奸也是身不由己，一则受蒋梦麟之托，二则家里东西多，逃不了。

我党高层对他的判断是这样的：文化汉奸，只是写了点东西，又没有打打杀杀。既然会希腊语，就留下来搞翻译好了。

（批示究竟是不是如此，如今在学界也有争议。）

周作人对鲁迅的感情也尘埃落定。他经历了几个很挣扎的阶段，从一开始的私愤和怨怼，再到之后思想层面的不合，最后老了，得知了鲁迅生前对自己不变的关心和维护，这时往日的恩恩怨怨沉淀下来，算是活人和死人的和解。

晚年，周作人开始整理鲁迅的文稿，提供了大量背景资料，为鲁迅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

如果不是放下了早年的仇隙，应该也不能心平气和地为兄长著书吧。

那些尖锐，谥语，终于都消弭在淡淡的对早年的回忆中。

很多年前，鲁迅花了十几年整理了一套《会稽郡故书杂集》，却挂了周作人的名字出版，自己只署名了序言。连周作人都不能不说：「鲁迅不注重名利，对个人得失想得少。」

文革时期，周作人被红卫兵凌辱和鞭打后不久即郁郁而终，其时 82 岁。

不知道周作人在整理鲁迅旧稿时有没有想到他们还是少年的时候一起写出的那一篇《祭书神文》。

立传者说，他们两人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写过这样「奔放奇异」的句子。

在除夕夜，当旁人祭拜财神，灶神和钱神时，两个少年为在乱世已无人问津的书神写歌赋。

这首有屈赋意味的祭文幽默热忱，批评当时的风俗而无激愤之意。仿佛在祭拜书神的过程中，个人的苦痛都已不必挂怀。

吵闹的年夜，两个爱书的少年躲在冷清的地方，像游戏似地写下一篇洋洋洒洒的诗文，朦胧而稚嫩地追寻崇高和飘渺的东西。

后来一个「工作到休息」，一个郁郁而终。

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这一时刻的快慰和心意相通却是真切的。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